

第2卷第3期, 2009年9月

(本期译自 Number 56, Summer 2009,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2, No. 3, September, 2009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 国际趋势

高等教育在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变革中的范式.....69

在全球化时代衡量高等教育的学习效果.....71

## 南亚高等教育发展

印度高等教育: 是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73

印度: 高等教育开放不可避免的结果.....75

贪婪是如何毁掉学术的.....77

## 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

拉美大学公共经费拨款的新理念.....79

巴西的学生配额: 政策层面的探讨.....81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大学合作国际组织.....83

## 私立高等教育

波兰半精英式民办高等教育机构.....85

伊朗巨型半私立大学.....87

## 欧洲高等教育发展

寻求自治: 与雅各宾派对抗中的法国大学.....89

英国大学科研评估的影响.....91

##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越南的高等教育战略: “硬件”需要“软件”匹配.....93

阿联酋和分校淘金热.....95

土库曼斯坦: 修复几十年的破坏.....97

新书简介.....99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编辑：吴 燕

刊号：沪（K）第 0621 号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5947\*13  
电邮：[jihe@sjtu.edu.cn](mailto: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5947\*13  
Email: [jihe@sjtu.edu.cn](mailto: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 高等教育在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变革中的范式

Sachi Hatakenaka

高等教育咨询顾问，曾供职于世界银行

电子邮箱：sachihata@aol.com

在过去的几十年，政策制定者看待高等教育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如今，许多国家已经制订了衡量大学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明确指标；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英格兰和苏格兰，更是已经建立了根据这些指标进行分配的政府特别拨款。对大学应做出的贡献有了更多的要求，要求大学通过教育、科研和文化活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多种功能。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不同的大学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产业背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 特许

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可以期望可观的特许收入，或者是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在美国，能够营利的大学通常都具备强大的研究能力，专业人员足够多的技术转化办公室以及一大批专利。特许收入的分布也非常不平均，少数最成功的专利赚取了绝大部分收入。在美国，新的特许项目已经不再数量庞大。虽然美国授予的专利数在1995年至2003年间从1,550项增加到了3,450项，随后又在2005年回落到2,944项，但专利特许使用费的净收入从2000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了2005年的16亿美元。

除此之外，虽然有人开始对没能从这些数字中反映出来的成本表示担心，但统计数据还是展现出了一幅令人乐观的景象。据报道，2004至2007年间，欧洲的专利授予数和特许收入的年均增幅分别为24%和12%。在日本，大学的专利拥有量从2,313项增加到了4,225项，增幅达80%，同时特许收入在2003年到2007年期间增加了40%多。中国的大学自1985年起积极申请专利，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是如此；2005年将近40%的国内专利申请都来自公立研究机构和

大学，其中2/3是大学。

### 大学衍生企业

在许多经合组织国家里，大学也建立了越来越多的衍生企业。在美国，新注册的衍生企业从2000年的454个上升到2007年的555个，总计达3,388家公司。有调查显示，从2004年到2007年，欧洲大学新创办的企业每年增加10%，而且与美国大学相比，欧洲大学能利用投入到科研中的经费建立更多的衍生企业。日本大学创办的企业高达1,773家，在6年内翻了3倍。但是，衍生企业的数量并不能反映它们是否在商业上成功，于是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它们的表现（比如创造的就业岗位数）。

中国的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创办企业。其中一些企业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有40家大学企业成功上市。这些公司和传统的衍生企业有些不同，它们直接由大学管理，而且更多地应用现有技术而非新的科学发现。有人认为，在企业的技术能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大学的主要贡献其实只是把大量人才聚集到高科技产业。

**企业资助的科研。**在经合组织的成员国，由企业界资助的学术研究的比例从1980年左右的3%上升到21世纪的6%。但这个数据并不是广泛适用的，因为韩国和中国等国家由于政府投入到大学科研的经费有限，所以企业资助科研的比例相当高。而在工业基础有限的发展中国家里，企业资助的科研十分有限。

**咨询。**咨询是全世界学术人员都从事的一项常见活动，虽然通常看上去不是这样，因为学术人员大都在私下从事这些活动中。这项工作的总体价值已得到更加广泛的承

认。据一项调查显示, 32%的研发经理认为咨询对企业研发十分重要, 而认为横向合作科研、专利和特许十分重要的分别为21%、18%和10%。根据另一项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进行的调查结果, 咨询被认为是知识转化的最重要渠道, 而专利和特许授权是最不重要的渠道之一。在过去的6年里, 英国的咨询量实际翻了一番多(虽然其中包括了固定合作的因素而非净增长); 现在, 咨询的规模不容忽视, 其收入已经相当于横向合作科研收入的37%。

### 响应需求的教育

高技能的毕业生已被公认为是工业发展成功的关键投入因素。在印度和中国, 大批理工科的毕业生在满足工业发展需求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爱尔兰和芬兰创办了专业院校, 以此作为传统大学教育的替代和补充, 因为传统大学教育被认为无法满足工业的需求。由于美国大学较早地建立了计算机科学这个新兴学科, 大大有助于软件产业的发展; 事实上, 美国大学最早正式建立了计算机科学这一新领域, 拥有了欧洲与日本大学无可比拟的实力。

### 联合培养/学生课外实践项目

现在有文献开始提到学生在课外实践项目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例如, 滑铁卢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起着3个极其重要的作用: 有助于企业挑选出适合聘用的毕业生; 学生们帮助企业从大学获得新的技术和知识; 通过学生让知识在大学和当地企业间流动。这种作用并不仅仅局限在发达国家里; 在玻利维亚, 大多数学术人员认为学生实习是对工业最直接的帮助之一。

### 创业教育

现如今, 从独立的创业课程到综合性的实践教育, 很多专业都在为创业者的发展提供支撑。有人在网上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66所大学进行了一项调查, 结果发现80%的大学提供创业教育方面的课程, 其中有4

所更是设立了专门的创业中心。一个自1999年以来一直进行着年度创业调查的国际研究组织——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在2008年对创业培训作了专题调研。调查结果表明, 创业培训与创业态度、创业愿望及创业活动呈正相关。但是, 在18~64岁年龄段的人口中, 接受过高校开展的创业培训的人所占的比例在各个国家存在很大差异, 土耳其为1%、韩国为4%、智利为13%、芬兰为16%、哥伦比亚为20%。

### (企业) 高管培训和专业发展

(企业) 高管培训(executive education)是许多北美(以及其他越来越多的地方)的商学院的重要工作, 许多大学还专门为上班族设计了适合他们的短期项目。其实, 这个工作和咨询一样, 通常不受监控。在英国, 来自这项工作的收入对大学来说十分重要, 数额相当于62%的横向合作科研收入。

### 文化发展

根据最近一份经合组织的评论报告, 强调通过为所在地区建立社会、文化和知识氛围, 大学能发挥虽然不十分直接但却有效的经济作用。英格兰东北部的大学在纽卡斯尔市中心积极地创办了一个文化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将社区发展作为其战略任务的一部分, 广泛地参与到了许多社区发展行动之中, 包括与当地社会共同发展经济的计划、对当地学校的广泛支持以及诸如学生课外活动和志愿活动等其他一系列“服务”项目。

### 结束语

如果说不同的高校应该发挥不同的作用, 那么这种作用该如何确定呢? 外部利益相关者很难做出准确界定。内部利益相关者常常因为过于自满, 也无法确定自己应该发挥何种作用。高校正在如何发展跨域的职能(boundary spanning functions), 以及这些职能如何又反过来帮助高校准确界定自己的角色等问题有待深入讨论。

## 在全球化时代衡量高等教育的学习效果

Jeannie Kim, Josipa Roksa 和 Richard Arum

Jeannie Kim: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项目协调官; 电子邮箱: jkim@ssrc.org

Josipa Roksa: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 jroksa@virginia.edu

Richard Arum: 美国纽约大学社会学与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richard.arum@nyu.edu

随着学生数量和学费的持续增加, 高等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督。尤其是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地质问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高校提供的服务是否物有所值。尽管对于如何评估学习效果、甚至是使用单一标准测量所有高校学习效果至今没有什么共识, 但开发一些评估标准的需要还是显而易见的。

上述情况促使经合组织启动了一项试验性的研究项目。经合组织雄心勃勃地推进着一项名为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 (Assess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Outcomes, AHELO) 的可行性研究。这项研究旨在测试“评估科学” (“science of assessment”) 及其在实施过程中的实用性, 在国际背景下考察不同测量方法及其有效性 (详细信息见 [www.OECD.org/edu/ahelo](http://www.OECD.org/edu/ahelo))。为了有助于高等教育学习效果评估的讨论, 我们将介绍两个美国近年来最常用的方法。

### 美国当前的模式

全国大学生学习投入调查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 被广泛用于评价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学习效果和个人发展 (<http://www.nsse.iub.edu>)。NSSE 是建构在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所做的事情对他们的学习和个人发展有重要影响这一假设之上的。因此, 它着重测量学生在大学里的参与情况, 包括参与课堂内外的活动、课程学习经历以及与合作者的互动交流。在学习效果方面, 要求学生就他们在高校里的学习经历对发展不同技能 (包括“批判性和分析性思考”、“清晰有效的写作”) 的作用打分 (从“非常大”到“非常小”的4分量

表)。学校根据这项调查的结果来了解如何改善学生的学习经历以提高学习效果。

对 NSSE 的主要批评之一是该调查对学习效果的评估来自于学生的自我评价。学生们能准确界定学习效果或者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吗? 另外, 学生们能客观报告他们的学习收获, 特别是学生们的自我评价在多大程度上会夸大自己的学习收获和掌握的技能呢? 但另一方面, NSSE 采用多项选择题的问卷, 在管理上相对简单和廉价, 因此适用范围广, 收集到的样本数量大。学生的自我评价虽然不一定精确, 但仍然是有关学生在特定高校受教育经历问题非常有价值的直接资料来源。调查到的数据经乔治·库 (George Kuh) 等详细分析后, 可以为高校实践提供有用的洞见, 从而改进学生学习效果和个人发展。

与 NSSE 不同, 大学学习评价 (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 CLA) 试图通过开放式问题直接测量学习效果 ([www.cae.org/cla](http://www.cae.org/cla))。CLA 由三个组成部分: 议论文写作 (要求学生通过论证支持或驳斥某个观点)、观点批评 (要求学生评价他人某个观点的合理性) 以及即兴任务表现 (performance task) (要求学生利用诸如备忘录、论文、新闻剪辑等各种材料回答一个假想的但有现实意义的开放性问题)。通过这些方法, CLA 旨在评价包括批判性思维、分析推理、问题解决以及写作沟通等在内的多种能力。

CLA 因而被视作增值评价 (value-added assessment) 的榜样, 这种评价更侧重高校而不是学生, 旨在对学校在学生学习成果中的贡献作出总结性评价。CLA 试图通过两种方式达到这个目标: (1) 比较同类学生 (入学

考试成绩相近)进入不同高校后的表现情况;  
(2)评价学生在校期间的能力进步情况(通常是比较学生刚入学和即将毕业前的能力和知识水平)。

现在 CLA 的样本都是从自愿参与这些评价的学校和学生那儿获取的。因此,不同院校间的学生参与情况很不相同,这招致人们对为什么以及是否会认真对待这项测试、尽力答题提出了质疑。CLA 批评者同样担心使用这项工具的学校会为了取得比其他学校更好的成绩而过分强调学生考试技能训练,忽视 CLA 不做评估的那些重要技能。CLA 的支持者则指出,把 CLA 中所使用的问题类型应用到课堂上,有助于提高大学认为对其使命非常重要的能力,比如批判性思维能力、分析推理能力和写作能力。对 CLA 的支持并不能说明应该强制要求高校使用这项测试工具,或者是这项工具能衡量大学所有人的学习经历。相反,这个评价应该结合像 NSSE 之类的其他工具一起使用。

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理查德·阿鲁姆(Richard Arum)和乔丝帕·洛克萨(Josipa Roksa)在教育援助委员会(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的支持下从事了一项研究,他们利用 CLA 的数据以及来自学生调查、大学生成绩单和二手的高校数据等其他补充性数据,建立了一个大学学习效果影响因素的历时性数据表。到目前为止,这项研究在影响高等教育学习效果的个人和学校因素方面得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结果(如果需要了解更

多相关信息,请查阅原版报告:  
[http://programs.ssrc.org/ki/pathwaystocollege/CLA\\_Report.pdf](http://programs.ssrc.org/ki/pathwaystocollege/CLA_Report.pdf))。

### 未来的考虑

当前,围绕着高等教学评估的挑战并不新鲜。纵观教育史,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总在忙于开发出一套能被测量和评价的通用结果。鉴于这种努力所遭遇到的挑战,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建立能衡量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各种特性的通用量表。这种做法为比较各种原先可能认为不能比较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方法。

然而,社会学家温迪·埃斯佩兰(Wendy Espeland)和米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特别强调了制定通用量表会产生改变行为、引导预期、改变事物价值等问题。在教育上,无论专家们对评价指标的固有局限有多少了解,定量化都会影响学生、家长、学校、学校管理者和政府的行为。这在学校排名和选拔性测试(即对学生或学校有重要影响的测试,比如大学入学考试、经费拨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有被滥用的可能存在,但埃斯佩兰和史蒂文斯提醒我们这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希望近期致力于找出学生学习效果测量有效而可靠方法的各种研究能够被用于证明我们的高等院校为构建充满希望的未来起到了自己应尽的作用。

## 印度高等教育：是该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Santosh Mehrotra

印度政府规划委员会高级顾问

电子邮箱: Santosh.mehrotra@nic.in

2007年印度适龄人口中仅有11%接受高等教育。自1947年印度独立以来，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就严重不足，以致高等教育终于遭遇到今天这样的危急关头。“十一五”（2007~2012年）规划设定的目标是将入学率提高到15%。印度政府在“十一五”期间投入到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的经费是“十五”期间的5倍。但是，依然存在许多重大的限制阻碍预期目标的实现。

### 陡峭的教育金字塔

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印度的教育金字塔过于陡峭。印度在本世纪初才刚刚普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还未进入普及阶段。更糟糕的是，学校教育质量低下，学习效果不佳，导致初等教育的辍学率居高不下，而中等教育的辍学率高达52%。初中教育（9~10年级）入学率仅为57%，高中教育（11~12年级）入学率仅为23%，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基础教育如此不稳固，快速扩大高等教育入学率就显得十分困难。

基础教育不牢固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预算不重视公共教育而造成的。根据印度联邦宪法，多年来教育都是邦政府所管辖的事务，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和邦政府都可以立法管辖教育，但85%的教育经费都仍是由邦政府提供。虽然印度有一小部分中央大学，而且数量在逐渐增多，但大部分大学都是由邦政府管辖。

### 高度分节的体系

尽管如此，整个教育体系和面向大众的学校，都被忽视了长达40年之久（直到1990年左右），这导致了印度高等教育体系高度分节的特点。从学费相对昂贵但质量较高的私

立英语学校毕业的学生往往进入印度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比如全球知名的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以及一些优秀的医学院。其他高等院校，尤其是能授予学位、附属于大学的学院，仅仅充当了授予学位的作用，其所挂靠的大学很少会监控这些学院的教育质量。

### 低成本补偿

由于能授予学位的大部分附属学院及大学从学生那儿收来的学费只能补偿其开支的20%，教育质量因而受到了影响。1990年之后，政府转而更加注重基础教育，这导致拨给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处于停滞不增状态。因而，早已高度畸形的高等教育体系——一头是精英高校，另一头是有权授予学位的低质量大众化高校——变得更没有效率，无法为不断发展的经济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少数附属学院是十分优秀的，比如位于孟买的埃尔芬斯通学院（Elphinstone College）、位于德里的圣斯蒂芬学院（St. Stephen's College）、位于钦奈（Chennai）的马德拉斯基督学院（Madras Christian College）、位于考尔卡塔（Kolkatta）的院长学院（Presidency College）等等。但是，社会技能基础过于薄弱，导致过去十几年里为技术人员开出的薪水大幅上涨，还造成了城乡和城际收入差距的拉大。

大多数学生只能接受低成本的公共高等教育。这与韩国等其他飞速成长的新兴经济体大相径庭，从20世纪50年代起韩国大部分学生是通过私立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韩国至今仍是这种情况（虽然学生们通常是在经费充足的公立学校接受基础教育）。印度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以满足日渐增长的

收入及因此而产生的需求。这在印度南部的一些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医学和工程领域更是如此。因此，这个地区就像一块磁铁，把未能进入北部邦立高校的学生从北方吸引过来。当然，近年来北部各邦的私立高校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以此来满足北部中产阶级的需求。尽管如此，各地的私立高等教育仍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

### 研究与教学的隔绝

另一个主要的体制问题，就是在高等教育体系内教学和研究工作几乎是隔绝的。很多科学研究实际上并不是在大学里进行的。1996/97年，中央政府近3/4的研发经费流向了国防研究与开发部（Department of 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空间部（Department of Space）、原子能部（Department of Atomic Energy）[其中还有9.3%的经费拨给了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也类似，研究集中在由印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India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拨款资助的研究机构中进行，委员会在每个邦内至少资助一个很大程度上关注本邦或相邻邦研究需求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运作完全独立于大学体系。结果，大学变成了本科教学机构，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能授予学位的附属学院的大学。沉重的教学负担使得教师没有时间、精力和经费从事科研。研究和教学的双轨制导致了教学和研究互不接

触，这与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惯常的做法完全不同。印度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以上问题，中上阶层的人纷纷弃印度的大学不顾，把他们的孩子送出国门接受本科教育——这个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才大规模出现。在那个时期以前，大多数印度学生出国还仅仅是为了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中上阶层的人让自己的孩子出国接受本科教育反而进一步减轻了印度公立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优质教育的压力。

### “十一五”规划

中央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做出回应和承诺：将用于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的经费拨款较“十五”规划提高5倍。新成立的7所印度理工学院、6所印度管理学院以及30所中央大学将从中受益。高等教育在今后几年的扩张速度可能变得十分狂热。这次突如其来的扩张会引发众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公立高等教育体系难以招聘到合格的教师。因此，有人提出了一项值得认真考虑的倡议，即赋予大学更大的财政自主权，以便大学从政府以外的渠道获取资源，一定程度上吸引在国外任教的印度学者回国。得益于第六届收入委员会（Sixth Pay Commission）针对吸引印度人回国而提出的建议，教师工资近期有了大幅提升。但是，要鼓励这些印度学者，还必须提高大学必要的自治程度。

## 印度：高等教育开放不可避免的结果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的新任部长卡皮尔·西巴尔 (Kapil Sibal) 承诺, 印度高等教育将向国外高校打开大门、提高高等教育中的私人投资比例。在以往的政策中, 印度一直对外国势力参与本国的教育持怀疑态度。由于印度即将采纳一条新的高等教育发展路线, 因此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来探讨一下印度新政策的可能结果非常有意义。

如果西巴尔先生认为外国高校的加入将有助于印度迅速改善其落后的高等教育, 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除个别特例外, 全世界的外国高等教育提供者都是通过提供能满足学生需求、和运营成本较低的教育项目而迅速获益的。从全球来看, 许多外国高等教育提供者开设的都是信息技术、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专业。大部分的外国高等教育提供者在其国内都不是顶尖的大学, 而是二流或者末流的高校。有些高校在本国遇到了资金或者招生方面的问题, 希望通过在其他国家建立的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还有一些是“劣质学校”(bottom-feeders), 将有可能在印度开设劣质的教育项目。彻底的门户开放政策既允许害群之马进入, 也会带来受欢迎的朋友。国际经验表明, “市场”无法及时发现劣质产品的提供者, 而且劣质产品好像总有需求者。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如获得资金收益、与印度最好的大学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为招收杰出的印度籍学生和教师奠定基础等, 少数外国顶尖大学也会对印度的高等教育感兴趣。

### 外国机构的参与能否改善印度高等教育的质量?

一些人认为, 由于外国高等教育机构的进入, 将使印度经营不善的高等教育体系进

行一系列必要的改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充满智慧的印度人明白其高等教育体系的问题所在, 已经有许多高水平的研究报告为未来的改革提供了蓝图, 其中包括国家知识委员会 (Knowledge Commission) 最近完成的报告。此外, 许多印度人都有海外顶尖大学的留学经历, 非常了解这些高校的运作机制。因此, 印度高等教育系统的改善必然来自其内部, 而不是少数在印度运营的外国高等教育机构。进一步讲, 这些到印度办学的外国教育机构的重点并不在于改革印度的高等教育, 而是与印度本土的高校进行竞争; 它们也不会把一所复杂且花费巨大的大学全部带到印度。相反, 它们将开设一些有利可图的教育项目和设施。只有当东道主国家承担全部成本时, 如海湾国家, 外国高校才会提供全部的设施设备和昂贵的教育项目, 如卡塔尔的康奈尔大学医学院 (Cornell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in Qatar)。

###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如果西巴尔部长认为他能轻易地让运作良好的外国顶尖大学迅速在印度开设分校, 那他就错了。对印度最感兴趣的可能是罗瑞特教育集团 (Laureate) 和阿波罗教育集团 (Apollo) 等营利性教育机构。这些机构虽然在许多国家运作地很成功, 但并不是很有声望的大学。在外国大学进入的过程中, 经常遇到相当多的后勤问题。如何说服本国总校的教授和教职员到国外任教也是一项挑战。事实上, 这一严峻的问题经常是外国教育机构的致命弱点, 几乎所有外国教育机构最终都是雇佣当地教师授课。在一所设在印度、由印度当地教授执教的外国高校学习可能对印度人来讲已足矣, 学生毕业时拥有外

国高校的学位，但并没有很多国际经历。同样要注意的是，如果这些外国高校不能迅速获利，它们可能会撤资离开，或者通过降低教育质量削减成本。

### 国际经验

印度可以向那些具有外国高校分校和国际合作经验的国家学习。少数几个开放办学、没有什么监管措施的国家发现，绝大多数进入本国高等教育市场的外国高等教育机构都是不合格的。以色列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由于本国的高等教育资源有限，以色列向外国教育机构打开了国门。但绝大部分外国高校的表现都很差劲，在其自己的国家处于边缘状态。因此以色列又关闭了国门。输家当然是那些支付昂贵学费而接受低劣教育的学生。

大部分对外合作办学相对成功的国家，都制定有明确的监管框架，用以控制进入者的资质和办学的条件。比如中国就要求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必须与一所中国大学合作办学，并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然而，中国一些省市政府在批准对外合作办学方面也犯过错。

尽管西巴尔部长声称其他国家没有印度那样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如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全印度技术教育理事会（All India Council of Technical Education），但这种论点似乎并不符合事实。许多国家一直实行着强有力的监管制度，非常有效。在合作办学方面具有大量成功案例

的新加坡，对外国教育机构实行严格监管，并且愿意结束不合格的项目。比如，当发现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合作项目未达到先前的承诺时，就停止了该项目。韩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教育部或类似的机构，都在谨慎地监管外来教育机构的资质，并监控其运行情况。

在对外合作办学方面，质量保证是核心问题，但极少有国家解决该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有效地监控本国大学的质量，而外国高校又带来了新的挑战。美国高校的海外分校由美国认证机构监管，但这些机构发现完成这一任务非常困难。印度的质量保证机构并不能特别有效地发挥功效，因此监控和评估数目众多的外国高校可能超出了这些机构的能力。

### 未来能做些什么？

印度不可能永远关闭高等教育的大门，西巴尔部长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印度毕竟已越来越成为全球化世界的一个中心角色。然而，简单的开放办学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印度需要一个清晰、透明的政策和监管框架。参与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基本原则是什么？什么样的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和投资对印度来说是合适的？挑选、监控和评估外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或者政策框架不适合，开放办学将为印度高等教育带来长期的问题。

## 贪婪是如何毁掉学术的

Pervez Hoodbhoy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古艾德-阿赞姆大学 (Quaid-e-Azam University) 物理系系主任、教授

电子邮箱: hoodbhoy@lms.mit.edu

“多花钱就能建成更好的大学”这一传统看法似乎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它并不总是对的。事实上，巴基斯坦的试验就提供了一个反例，庞大的资金投入下去，不仅没有提高教学和科研质量，却导致问题更加严重。巴基斯坦的经历或许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些经验教训。

在高等教育委员会实施的旨在使大学发生重大变化的宏伟计划下，政府在穆沙拉夫总统 (General Pervez Musharraf) 执政期间 (即 1999~2008 年)，向公立大学不断投入大量经费，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增长了令人吃惊的 12 倍。尽管去年终于因为财政困难而停止了经费投入，但之前的经费投入对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非常深远，利弊兼有之。

这个计划的积极结果是：高校的互联网接入水平获得提高；远程教育通过一个新的虚拟大学得以开展；一座数字图书馆开始运转；聘用了一些外国教师；一些学生被派往国外大学 (尽管绝大部分都是二流的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巴基斯坦的大学数量先是增加了一倍，随后增至原来的三倍；在各类高校就读的博士生数量呈爆炸式的增长；已经出台了高额的经济奖励政策，鼓励论文发表、博士生培养；教师的工资直线上升。

### 贪婪的表现

赤裸裸的贪婪正摧毁着巴基斯坦学术界的道德品质。全国的教授都在吵嚷着取消能够确保教育质量的最低标准，主要以两种重要方式实现：一是教授正快速移除各种阻碍其晋升的障碍，以便从终身教职工资增长 3 倍中获利；二是教授希望能招收更多的博士生，而不管学生是否具有必需的学术能力。招收更多的博士生，意味着每个教授可以相

应地获得更多的钱。

以上的做法在古艾德-阿赞姆大学这一巴基斯坦最好的大学最为明显。古艾德-阿赞姆大学离总统府和总理秘书处仅两英里的距离，曾经是人们追求卓越的地方。其他大部分大学起点更低，衰败的比古艾德-阿赞姆大学更快更多，有些学校被认为是大学仅仅因为其名字中有“大学”两个字。

古艾德-阿赞姆大学的物理系和经济系在 35 年前非常出名，也就是笔者到这所学校工作的时候。当时教师的数量很少，也没有那么多的博士生。经费非常有限，但标准却相当高，达到了美国一些好大学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学校对新教师聘用的重视程度不断降低，政治开始超越学术价值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导致了质量的下滑——从最初的缓慢下降变成了现如今的迅速崩溃。

上个月，古艾德-阿赞姆大学的教授在一个正式的会议上一致要求让自己的生活更为轻松。作为学校的主要决策制定者，学术委员会决定从此以后教学岗位的申请者，无论是申请副教授还是教授岗位，在选拔过程中都无须再准备一个公开的讨论课或讲课。公开的讲课被学术委员会认为是不合规定、不公平的，会让教师受伤害。

这项决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公开演讲使得申请者的学术水平和交流能力被学术共同体评估。笔者坚持认为要求申请者准备公开课是世界上任何一所优秀大学的标准做法。但这一观点引起了其他人的愤怒，要求罢免笔者系主任的职务。

### 取消国际测试

另一个重要决定对古艾德-阿赞姆大学以及巴基斯坦其他大学的未来也造成了沉重

打击,即学术委员会以25比12的票数通过表决,决定博士生无需达到国际标准。这将颠覆学校早期对高等教育委员会要求的承诺,即博士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前需通过美国的国际研究生入学考试(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GRE)的专业测试。一些教授极为愉快地发现,政府撤除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阿塔·若赫曼(Atta-ur-Rahman)的行为大大削弱了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地位,应充分利用这件事情所带来的有利条件。

2006年,政府对笔者提出的“巴基斯坦的大学正在授予不合格的博士学位”这一公共批评终于做出回应,宣布博士生必须“通过”由美国普林斯顿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举办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最初,高等教育委员会抵制一般意义上的“通过”标准,两年后“通过”变成了达到研究生入学考试合格成绩的40%或以上。这一要求相当低,但还是受到了博士生及其导师的反对。研究生入学考试是一项建立在学士学位教育(即16年教育)基础上的最基本测试。但对巴基斯坦的许多博士生来说,研究生入学考试非常难,即使是在他们完成学业时。尽管努力了很多次,许多学生仍达不到合格成绩的40%。

古艾德-阿赞姆大学取消国际测试的决定在巴基斯坦其他大学引起了连锁反应。一个教授每指导一个博士生,可以获得几十万卢比(合计几千美元)的报酬,当前每位博士生导师最多能带10位学生。取消必须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要求,消除了博士生导师获得额外收入的阻碍。但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今后将采用一个象征性的内部考试。难以想象学生们将被允许不通过考试。

尽管教授们取消国际测试的决定使古艾

德-阿赞姆大学的许多博士生得到解脱,但优秀的博士生却担心教育质量将会永无止境地下滑。

尽管许多学生认为国际测试很难,但他们也明白国际测试是对其所学的真实检验。所有的学生,不管在国际测试中能否取得好成绩,都认为他们在准备国际测试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收获更大。虽然古艾德-阿赞姆大学其他学院都有没通过测试的博士生,但我所在物理系的学生成绩却非常好。去年物理系共有9名学生超过合格线的40%,3名学生超过合格线的75%。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部分博士生可能是由于未接受到优质教育,而未能达到优秀博士生的标准。

### 悲惨的结局

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可怕的混乱局面源自一项错误的政策,即只强调数量而忽视其他。高等教育委员会前主席的闪电式宣传,使得国外机构和著名出版社(如世界银行和《自然》)都认为巴基斯坦的高等教育改革正在进行。这些局外人虽然被引入,但可能也不打算仔细考察巴基斯坦的高等教育改革。

现如今,用于大学建设的经费被冻结,留下一堆未完成的建筑。极其昂贵的科研设备在巴基斯坦成了垃圾,其中很多设备都未被使用过。学术标准骤然下降。七年的大量经费投入,如今没什么成果可以展示。

**结束语:**如何花钱比花多少钱更加重要。就让巴基斯坦的例子为那些认为只有投入经费才能将大学办好的国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吧。

## 拉美大学公共经费拨款的新理念

Ana Garca de Fanelli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与社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tate and Society) 主任及高级研究员、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 成员

电子邮箱: anafan@cedes.org

绝大部分拉美国家是根据各公立大学上一年度获得的经费数量向其划拨经费, 或者根据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增加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支持的。在划拨给公立大学的经费中, 80%~90%用于支付现任教师和退休教师的工资, 这大大削减了其他事业费和资本支出的数额。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通常不用客观标准来分配经费, 现行的分配机制通常被叫做“协商性经费 (negotiated funding)”。

尽管协商性经费是政府向公立大学划拨经费的常用方式,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拉美国家引进了许多工业化国家实行的经费分配机制。实行新的拨款机制, 旨在通过增加经济刺激来提高组织效率, 同时也强化公立大学资源配置中的问责制, 最终的目的是促使自治的公立大学沿着公共政策设计的方向进行组织变革。

### 公式拨款和专门项目

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国家, 政府通过公式拨款或者专门项目, 将总预算的一小部分 (5%或更少) 划拨给公立大学。

公式拨款以投入和绩效指标为基础, 投入指标包括全日制学生的数量、教师数、教职员工数、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设置及专业领域等, 绩效指标包括拥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数、辍学率和研究生教育的质量。

在专门项目方面, 政府部门邀请大学参与投标某一项目; 或者政府设置条件, 任何一所满足要求的大学都可以获得相关经费。在这两种情况下, 政府的角色只是提供经费, 而不是管理经费, 但政府要确保获得经费的

大学按合同行事。公共经费通常应该得到受益大学配套经费的补充。拉美国家有许多这样的项目, 如阿根廷的大学质量提高基金 (Fun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in Universities) 和科研型教师奖励项目 (Incentive Program for Research-Teachers), 巴西的联邦大学重建和扩展项目 (Program for Restructuring and Expansion of Federal Universities), 智利的高等教育质量和公平改进项目 (Program for the Quality and Equity Improv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墨西哥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基金 (Fund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和杰出教学奖励项目 (Program for Encouraging Teaching Excellence)。

近十年来, 财政机构邀请大学和教师进行科研活动经费投标的方式也普及开来。科研经费资助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公立大学开展科研活动。与划拨公共经费以改善教学活动不同 (这些经费通常只划拨给公立高校, 但智利除外), 私立大学也能参与科研经费的竞争。国家科研机构也把与人类和经济发展相关的研发活动作为国家优先资助的领域。根据所签署的合同, 政府通常保留经费使用监督权。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国家还发起了许多促进私立大学开展研发活动的项目。

### 政府与大学之间的互动

2005年, 阿根廷教育部实施了一种向国立大学划拨公共经费的新方法: 合同制项目 (contract-program) 政策, 其目的是根据每所大学的院校或战略规划向其划拨提高教学

质量的经费。该计划旨在解决大学在全国大学评估与认证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University Assessment and Accrediting, CONEAU)开展的外部评估中所发现的主要问题。法国和加泰罗尼亚的案例作为两个最重要的先例,为阿根廷的试点项目——与3所大学签订中期(3年)合同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为了使大学的整体目标符合国家与地区的优先事项,智利也实行了“绩效合同”,作为“MECESUP 2”项目的试验田。智利以部分公立大学的划拨经费作为试点,通过签订3年的合同,强化问责制以确保实现绩效指标所反映的目标。

出于同样的目的,阿根廷教育部也出台了一个使政府和公立大学目标一致的项目,以提高受监管行业(如医学、工学、药学等)人才培养的质量、效率和实用性。例如,工学教学提高项目(Program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Engineering Programs)也遵循同样的模式签订合同,但其3年合同是根据学院的战略规划以及全国大学评估与认证委员会的认证结果与大学下属学院签订的。该项目要求受资助机构每年汇报其合同目标实现的情况。当这些学院再次接受全国大学评估与认证委员会的认证时,将对其最终的绩效责任做出评判;这些大学可以证明自己通过实施一个战略性的质量改善计划,解决了先前存在的问题。

在拉美国家的高等教育中,学校和学院层面的合同制项目都还是一个新事物。这种方式考虑评估和认证的结果,根据各大学完成合同条款(目标、预期的主要结果、指标)的情况划拨经费,是一个在促使自治的大学发生变革方面充满前景的战略。

## 存在的问题

虽然近二十年来有若干个拉美国家在高等教育经费拨款方面引进了新的机制,但通过这些新机制划拨的经费依然非常有限。与此同时,为使新的机制有效,这些国家应该扫除新机制在设计 and 实施过程中的一些障碍。在我们看来,这些障碍与组织、技术都有关系。

就组织因素而言,新机制总是未能考虑到自治公立大学的复杂性。新机制在设计过程中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许多相关决策,尤其是那些影响教学和科研质量的决策在于教师而不是学校。然而,新机制被设计的是为学校管理层而不是教师提供信息和激励。除非在设计政策和激励机制时考虑以上问题,否则它不可能使教师的行为与大学的目标相一致。在绝大部分拉美公立大学,都没有明确的教师管理政策使教师的目标与大学目标相一致。

把评估和认证结果与以政府和大学或学院签订3年合同的经费拨款方式联系起来看,看来是一个充满前景、能促使自治大学发生变革的战略。然而,欧洲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新机制的成功取决于以下3个方面:(1)政府履行其承诺,按时按量划拨经费;(2)通过合同划拨的资源应足够多,以便能够开展具有创新性且持久的组织变革;(3)政府提高大学的能力以保证合同能实施。不幸的是,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在拉美国家都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影响了政府划拨经费的能力。由于用于教师和行政管理报酬的资源非常多,使得用于新机制划拨的经费通常很少。最后,公共行政系统整体上未被培训或不够强大,没有能力实施这些合同。

## 巴西的学生配额：政策层面的探讨

Simon Schwartzman

巴西劳动和社会问题研究所 (Instituto de Estudos do Trabalho e Sociedade) 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箱: simon@iets.org.br

巴西国会正在讨论一个议案，即要求联邦高等教育机构为从公立高中毕业的穷人和非白人入学申请者预留 50% 的配额。该议案认为，这些学生由于没有机会就读于最好的高中（绝大部分为私立学校），因而在顶尖国立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处于不利地位。该议案并不是巴西高等教育第一个社会融入 (social inclusion) 项目。在过去几年里，如果巴西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招收一定数量不付学费或只支付一半学费的学生，将会享受税收减免。许多公立大学也实施了相应的平权项目 (affirmative programs)。

2009 年，巴西高等教育机构共有 580 万在校生，其中 75% 在私立高校。根据 2007 年全国家庭人口调查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of 2007)，高等教育在校生占 18~24 岁人口的 13%，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13%。造成低毛入学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8~24 岁适龄人口中有 40% 的人未完成中学教育。中学教育的质量，尤其是公立高中的质量非常低，许多高中毕业生都不能通过所选择专业的入学考试。高等教育在校生中有一半学生为大龄青年，就读于夜校。

在巴西，公立高等教育是免费的，绝大部分著名顶尖大学都是公立的。公立高校的生均经费为 1 万美元/年，到目前为止在拉美国家最高。绝大部分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只在一些公立高校中开展（但并不仅限于公立高校）。攻读这些著名高校的医学、牙科、工程学和法律专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几十名学生通过笔试竞争一个名额。昂贵的私立高中和死记硬背的大学入学前课程让那些能支付学费的学生做好了准备。因此，只有来自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才可能获得必要的训练，最终有机会进入这些行业。对

于那些来自其他家庭背景的学生来说，一个选择是攻读公立大学中竞争性较小的专业，如师范、社会工作、护理等，或选择就读自己负担得起的行政管理、教育学等其他“软”学科专业的私立高校，学生可晚上学习，且学习起来不费力。

### 支持学生配额政策的理由

由于政府和社会流动要求公立高校扩大规模、招收更多学生的强大压力和激励，以及创建私立精英大学的新趋势，尤其是经济、商业管理和法律专业，当前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目前，公立高校 35% 学生的家庭收入低于最低工资的 1.5 倍（约 300 美元），而私立高校的比例为 25%，整个国民中的比例为 47%。国家最低工资（约每月 200 美元）由联邦政府每年公布，适用于所有劳动合同。在巴西，绝大多数高中生（约占总数的 83%）就读于公立中学。但就高等教育而言，60% 的学生来自私立院校。这些数据表明，那些有可能受益于配额方案的学生已经在接受高等教育，而且随着高等教育体系的扩招，将有更多的学生被录取。

然而，该方案最有争议的一个方面是种族构成 (racial component) 问题，因为这与巴西长久以来有关种族身份和歧视的激烈争论纠缠在了一起。巴西统计局习惯于让国民根据肤色对自己归类，如白色、黑色、黄色和帕尔多人 (pardo，具有深色皮肤、介于白人和黑人之间)，目前黄色人种分为原住民和东方人两种。在 2007 年全国家庭人口调查中，49.4% 的人认为自己是白人，42.3% 的人自认是帕尔多人，7.4% 自认是黑人，0.5% 自认是黄种人（其中 0.3% 为原住民）。

由于巴西各种族之间长期以来通婚频

繁，各类人群之间的界限已非常模糊，许多白人在那些种族界定更完善的国家可能被归为黑人，如美国、南非。尽管如此，统计分析一直显示，帕尔多人和黑人在经济上一直落后于白人，黑人的受教育程度比帕尔多人更差。然而，巴西的社会和种族歧视是与不同种族之间的频繁通婚和交际缠绕在一起的。教育和工作质量，而不是种族差异，导致了巴西人口中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差异。

种族平权运动的支持者倾向于将帕尔多人和黑人归为一类，这两类人约占巴西人口的一半。随着教育入学率的增长，巴西初等和中等教育中白人和非白人学生所占的比例，现在已与这两种人在总人口的比例一致。在高等教育中，非白人学生的比例已从2001年的22%增长到2007年的32%，公立大学的这一比例为38%，私立大学为30%。

当下正在讨论的各种配额议案，要求公立高校50%的名额预留给下层社会的学生。然而，所有这些议案都未考虑到这些学生可能没有足够的学习基础来完成更为严格的教育。如果这一议案得到通过，很有可能出现大量学生退学，或者公立大学降低其标准，增加富裕家庭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到私

立大学就读的机会。

配额议案将使成千上百社会较底层家庭的孩子进入公立大学，取代那些在大学入学考试中成绩位于底部的学生。高等教育中的社会不平等不会有多大改变，但强迫接收未满足入学标准的学生入学，将影响优秀高校和专业的质量。

### 今后的问题

为使巴西高等教育更平等，应提高中等教育的质量、扩大中等教育的范围，但这反过来又取决于初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时，配额议案所引发的争议导致巴西高等教育的其他主要问题被忽视。创建一个有效的高等教育分层体系将有利于为不同背景和具有不同需求的学生提供选择的机会。该分层体系应保护优质教育，使其不屈服于压力而降低学术标准。应该为那些需要财政资助的优秀学生提供经费，同时在公立大学向那些付得起学费的学生收费。应该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以便公私立大学提高其质量、更有效地利用所得到的公共资源。

##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大学合作国际组织

Daniel A. López 和 Daniel C. López

Daniel A. López: 智利洛斯拉戈斯大学 (Universidad de Los Lagos) 负责规划与发展的副校长, 拉美地区大学网络组织 (Network of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Universities) 前主席; 电子邮箱: dlopez@ulagos.cl

Daniel C. López: 猎户星协 (Orion Association) 执行秘书长助理,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 “团结 (Solidarity)” 公开讲座成员; 电子邮箱: dclopezg@hotmail.com

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 尽管当前的环境有利于大学国际化, 但致力于提高大学国际合作水平的组织的覆盖面及其发展仍然非常有限。存在的问题包括全球化的影响、合作条款、政治与经济共识, 以及通过合作提高学术质量的机会。在这些组织自身巩固或影响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大学发展方面, 这些问题并未被反映出来。

### 特点和功能

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 目前有 30 多个这样的国际组织。它们是若干大学的联合体, 任务是“成员之间的合作”和“通过整合行动促进学术的发展”。在真正活跃的国际组织中, 50% 成立于近 30 年; 在过去的几年里, 国际组织增长迅速。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都有 20~50 所会员大学, 只有一小部分组织的成员大学超过 100 所。隶属于促进国际合作的大学间组织的大学数量仍然很少, 且相当一部分学校处于被动角色。此外, 许多国际组织不活跃, 主要原因在于经费和组织问题。

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拥有的隶属于这些组织的大学最多, 而十几个加勒比海小国没有一所大学注册为国际合作组织的成员大学。加勒比海国家的情形明显影响了其每个国家大学体系的相对发展。

### 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国际合作组织需要处理好若干个制约其对大学产生影响的管理和财政问题。在这类组织增加的过程中, 各

组织的目标没有区别, 结果导致了严重重叠和冗余。

这些国际合作组织遇到了严重的管理问题。成员大学之所以不全力以赴实施协议, 主要在于大部分大学不打算从事除学生交换项目外的国际活动。甚至当一所大学创建一个专门负责国际事务的部门时, 该部门与校内其他机构的内部联系也非常松散, 导致教师的参与度非常有限。因此, 在成员大学中建立适当的协调机构以开展国际组织计划的活动, 是非常困难的。各大学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化的, 局限于学校领导层, 学术人员所能获得的信息依旧很不充足。在国际组织的管理结构中, 成员大学的代表权主要是形式上的, 只有有限的权力。

在国际组织内部, 负责的通常是操作和技术岗位的少数人, 其管理的熟练程度和活动策划水平低下, 缺乏看重绩效的组织文化。因此, 大学国际合作组织开展的主要活动, 即许多会议, 都未产生实质性的学术成果。

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高等教育市场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竞争而不是合作, 大学试图从合作关系中瞬时获益。通过偶然机会获得的收益比从详细规划项目中获得的收益更受欢迎。在拉美地区, 影响国际组织功能发挥的障碍是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多种多样的教育法规。地方领导者的缺位, 影响了中央机构的教育和文化政策制定。

在官方文件、研讨会和出版物中, 都提到了影响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国际组织的一系列经费问题。这些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一

些具体项目的收入，来自成员大学的固定收入既有限又不太稳定。因此各组织在可获得的经费方面竞争很激烈。来自国际上的支持倾向于优先考虑非洲和东欧国家，因此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大学只能获得一些带有限制性的经费。短期收益，尤其是货币收益，被认为是联系成员大学和管理机构的基础。

### 结束语

为解决这些困难、巩固和提高组织绩效，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大学国际合作组织采取了许多措施：号召成员开展项目，充分利

用日益增多的特定赞助；发挥组织的网络功能；每个组织机构将尝试采用明确界定的组织形象、行动进程和有利因素；建立内部机制以竞争经济资源；管理层专业化。研究生学习、科研教育、远程教育和信息技术等是成员大学最希望发展的项目。由于国际组织在邀请多方参与合作项目方面遇到困难，因此，双边而不是多边关系更受欢迎。双边关系也有利于签订具体、明确的短期协议。

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大学在国际化及其他方面都仍然非常有限。而随着全球化和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有一些冲突必须解决，以使大学能充分利用日益重要的国际事务。

## 波兰半精英式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Joanna Musial

美国奥尔巴尼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博士生助研

电子邮箱: jm684672@albany.edu

与东欧地区大部分国家一样,波兰的私立高等教育在1989年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之后发展迅猛。事实上,波兰很快就成为该地区私立高等教育份额最大的国家,就读于私立高校的学生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4%。截止到2007/08学年,波兰有324所私立高校,而公立高校只有131所。

相关文献将全球私立高校分为宗教文化型、精英/半精英型和需求满足/非精英型3种,通过这种分类方法可以对私立高等教育部门进行综览。

在波兰,只有极少数私立高校由罗马天主教会和个别教会运营。建于1918年的卢布林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Lublin),是唯一一所在共产党执政时期存在的私立高校。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精英型的私立高等教育十分罕见,这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的“全球大学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就可以看出。虽然没有波兰的大学进入这些排名,但是波兰的一些公立大学具有精英大学的资质,如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和华沙大学(Warsaw University),即使是最好的私立大学都要甘拜下风。与大部分国家一样,波兰绝大多数的私立高校显然都是非精英型的。从私立高等教育刚刚开始发展的共产党执政时代,它们就是为了消化公立高等教育所无法满足的对高等教育的大量需求而存在的。满足人们高等教育需求的私立高校十分常见,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半精英型”高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介于精英型和非精英型高校之间,与整个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相比,半精英型高校拥有比平均水平高很多的地位和选择性。

### 波兰半精英型高校

半精英型高校具有其独特的地位和特点,与大多数私立高校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估计至少有50所、最多不超过100所半精英型高校,包括科兹明斯基大学(Kozminski University)、新松奇商业学院(WSB-National-Louis University)和波兰-日本信息技术学院(Polish-Japanes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等。与其他地方的半精英型高校类似,波兰的这些私立高校要与“次优”的公立高校进行竞争,可以成为那些想考但又没有考上顶尖公立大学的学生的“最优的第二志愿”。一些半精英型私立高校期望通过与顶尖公立高校竞争来增强其学术合法性。这种竞争在特定的领域异常激烈,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就是典型。要获得领先地位,方法之一就是专注于特定领域。还有一些半精英型私立高校希望成为综合性高校,因此扩展了其课程设置,并引入博士教育。

就像东欧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波兰的私立高等教育也因为缺乏传统、社会地位和稳固的支持等,在合法性方面受到质疑。私立高等教育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私立高校不从事学术工作而饱受指责。因此,半精英型私立高校不仅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可,而且还需要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该目标可以通过改进不同层面的合法性来实现,这有助于把半精英型私立高校与需求满足型的私立高校区分开来。

大部分半精英型私立高校的社会认可度很高,在波兰报纸所公布的私立高校排名中占据领先地位。这些高校也在努力证明它们是面向国际的高等教育机构。波兰的半精英

型私立高校与其他国家亲西方亲美国的同类高校十分相像。它们大力宣传与美国高校的关系,如科兹明斯基大学与美国纽柏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系统)的合作。通常来说,这些高校带有企业性质、以市场为导向,开设非常成功的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与其他私立高校一样,半精英型私立高校是非营利性组织,通过收取学费获得收入。它们未能获得任何政府补贴,但是它们的学生可以得到政府资助。半精英型私立高校的学费十分高昂。

### 学术合法性

为了在学术合法性上获得认可,波兰所有的半精英型私立高校都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应对私立高校质量不济的批评。正如前文所述,一小部分的半精英型私立高校努力开设博士专业、雇佣顶尖教授。

对许多半精英型私立高校来讲,寻求合法性的一个常见战略就是向非政府认证委员会申请认证(所有的公立和私立高校都必须

接受政府的认证)。获得认证可以大大提高学校的声誉。另一个常见的战略是与国外高校结成伙伴关系,创造机会开设联合学位和交流项目。这些高校通常会提供颁发联合学位的专业以及外国模式的教育。

还有一个战略就是获得授予研究生学位的权力。提供研究生教育的高校可以获取较高的地位,因为博士生教育意味着学校具有科研能力。波兰的半精英型私立高校没有发达的基础研究项目,只有一些学校从事应用研究。这可以帮助学校吸引一批优秀学生。事实上,与大多数私立高校十分不同的是,波兰半精英型私立高校能招收到一些有能力支付高额学费、拥有较高社会背景的学生。

半精英型私立高校特别重视由优秀的全职教师来提供优质的实用性教学或培训。不少高校甚至自己举办提高教师能力的活动。在华沙,若干所半精英型私立高校的生师比情况比其他私立高校好得多,有些学校拥有的知名学者数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 伊朗巨型半私立大学

Shahrzad Kamyab

位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的国际教育咨询顾问

电子邮箱: Shahrzad.kamyab@yahoo.com

1983年,伊朗新的伊斯兰政权批准成立了一所不属于政府的非营利性大学——伊斯兰阿扎德大学(Islamic Azad University)。阿扎德大学是1979年伊朗革命后成立的第一所非公立大学。该大学虽然成立伊始只有一小批学生,而且办学场地也不大,但现今已成为伊朗最大的大学之一。阿扎德大学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使科学、研究与技术部(Ministry of Scienc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承认其授予的学位和开设的专业,因此,阿扎德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前,都不算是伊朗优秀的高等教育机构。按照伊朗的传统,只有经过高等教育部(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审批的高等教育机构才会获得较高的地位和声誉。因此,阿扎德大学现在享有的声誉比起其创建初期要高得多。现在阿扎德大学的在校生规模达创纪录的130万之多,大约占伊朗高校全部在校生的50%。

### 阿扎德大学的创建

“阿扎德”(Azad)在波斯语中是“自由”的意思。然而对阿扎德大学来讲,“阿扎德”还有“开放招生”的含义,学校将自己定位为竞争白热化的国立大学的替代选择。虽然这会让人以为阿扎德大学招生录取时不设置标准,但事实上阿扎德大学设有入学考试。然而,要进入伊朗公立大学,学生必须通过更加严格而困难的考试。因此,阿扎德大学吸引了一大批申请者,包括因在公立大学入学考试中考分不够高而未被录取的学生。

阿扎德大学获得了伊朗前政府的支持,建立这所大学的最初设想就是由前总统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提出的。建立这样一所大学就是为了缓解因为有限的招

生名额和严格的入学考试而不能进入公立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对接受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阿扎德大学由于不是依靠政府支持而是依靠向学生收取的学杂费维持运转,因此必须收取高学费,并且通过广撒网来招收可能会申请进入公立大学的学生。学生们愿意支付如此高昂的学费,是因为一个大学的学位在伊朗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和职业地位以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公立大学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

### 阿扎德大学的管理结构

尽管阿扎德大学没有政府资助,但它仍不被看成“私人”机构。相反,它被视作半私立机构,因为其授予学位的专业受到科学、研究与技术部的监管。在伊朗,没有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可以不受该部门法规的约束。因此,阿扎德大学的课程与公立大学的十分相似,学术自由的限度也与公立大学差不多。阿扎德大学的教师可能会使用课外教材来补充规定的课程。阿扎德大学既聘任全职教师,也雇佣兼职教师,在各个分校共有1.5万名全职教师。

阿扎德大学的管理结构与公立大学也不相同。该大学的日常运作由多个委员会进行,其中级别最高、最为重要的是最高委员会。最高委员会是学校政策的主要决策者,还负责任命校长和批准预算。

很重要的一点是,阿扎德大学是个多校区大学,其在伊朗有超过300个实体分支机构,在伊朗以外的阿联酋、英国、黎巴嫩、坦桑尼亚和亚美尼亚还有5个分校区。在位于伊朗国外的分校中学习的学生既有波斯人,也有外国人;但是,由于教学语言是波斯语,所以申请人必须在入学时证明其已掌

握了波斯语。总体来说，伊朗之外的那些分校旨在推广波斯语和伊朗文化。在伊朗国内建立的各分校是为了让在传统高等教育中心以外的偏远地区的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这样一来，偏远省份的学生就可以住在家里，节省下住宿费用。

此外，阿扎德大学还有助于伊朗的经济发展，因为它在各个领域创造出了大量的新工作岗位：阿扎德大学不仅在其众多分校中雇佣学者和管理人员从事教学和管理工，同时还雇佣了有和没有特别技能的劳动者来建设各种设施并提供服务。这些新创造的工作机会和阿扎德大学更加宽松的录取政策，促进了人口在全国的流动，引起了新的一股迁移浪潮，与20世纪60、70年代为了获得较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而从其他省份迁入主要城市的趋势正好完全相反。当前，有可能进入阿扎德大学的雇员和学生纷纷离开城市，到学校在国内外其他地方的分校工作和学习。

### 创建阿扎德大学的结果

伊斯兰阿扎德大学的建立虽然是顺应民

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迈出的积极一步，但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社会的“文凭病”和“追求文凭”现象。伊朗高中毕业生都渴望接受高等教育，因为他们的父母都梦想着孩子会因此而成为专业人士，特别是医学和工程领域，从而提高地位。

虽然建立这样一所大学可以通过比公立大学更容易一点的入学考试使大学招生更加民主化，但是阿扎德大学的学费成了许多伊朗学子们的障碍。阿扎德大学的建立的确减轻了公立大学的压力（现在伊朗有300万在校大学生），但是由于伊朗失业率高达11%，阿扎德大学的毕业生不能保证比公立大学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工作（1/10的失业者拥有大学学位）。

另外，阿扎德仅仅关注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对获得大学学位的需求，却没有向其毕业生提供职业生涯咨询服务（伊朗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没有职业规划服务）。因此，许多学生毕业后对自己拿着大学文凭所能从事什么工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伊朗一直存在人才外流现象，可能许多阿扎德大学的毕业生会出国继续深造或工作。

## 寻求自治：与雅各宾派对抗中的法国大学

Christine Musselin

法国巴黎政治大学 (Sciences Po) 组织社会学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c.musselin@csocnrs.fr

自从1808年拿破仑创办帝国大学至今，法国仅仅通过了4部高等教育方面的法案：试图引进洪堡模式却遭遇失败的1896年法案；1968年5月学生游行后通过的富尔法案 (Faure act)；1984年通过了旨在修正富尔法案的萨瓦里法案 (Savary act)；2007年通过了最新的贝克莱斯法案 (Pécresse act)，又称为《大学自治与责任法》(Loi relative aux Libertés et Responsabilités des Universités, LRU)。所有这些法案至少有两个共同点：第一，这些法案都旨在改革法国大学的治理结构而非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第二，这些法案都给予了大学自治权——这是在讨论这些法案能否通过时的争论焦点。

在19世纪末的历次争论中，法国大学饱受自治缺乏之苦总是核心问题。在1968年5月事件（“五月风暴”）发生前，于1966年举办的第二次卡昂 (Caen) 研讨会上，大学缺乏自治这一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在1968年5月之后的第6个月，富尔法案经投票通过，将行政、预算和教学自治权给了新建立的大学。自治权在1984年通过的萨瓦里法案再次得到确认。但是在萨科奇当选的2007年，自治权还停留在议事日程上（而未付诸实施）。

### 有利的制度环境

如果分析一下先前法案失败的原因，就会期望《大学自治与责任法》产生一个更有效的结果，因为以前的许多障碍似乎都被清除了。我在一本关于法国大学“漫漫征程”的书中，把1896年、1968年和1984年法案的失败归结为法案在赋予大学自治权时，仅仅关注了大学个体而没有关注整个大学体系。因此，这些法案仅仅寻求改革大学的治理方式，而没有改变自从拿破仑时期就建立

起的由中央政府管理大学教师的一整套管理体系。各个学科及其垂直化和中央集权的体制，决定了教育部仍旧是参与对话的主要角色，而大学却是不重要的参与者。2007年出现了3项因素，使人们相信这种情况或许能发生改变。

20世纪80年代末引入了一种由教育部和每个大学分别签订的四年期契约，削弱了各个学科和政府对学校共同管理，推动了教育管理部门对大学的认可。契约的签订也促使大学校长在起草制定学校4年战略规划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总的来说，法国的大学从2000年起，已经不再像20年前那样缺乏自主和管理了。

《大学自治与责任法》不但赋予了大学行政管理与财政预算方面的自治权，也为大学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更加自治、进而改革大学教师的管理埋下了伏笔。在学术岗位管理方面，至今仍由教育部管理的薪酬被列支在运行经费中，这样每个大学就可以自行决定不同级别的岗位数量或者要求。在人员管理方面，已经获得的自治权（例如奖金的分配、一些晋升的决定）进一步扩大，而新的管理问题也被囊括在《大学自治与责任法》中，比如可以对学术人员的教学、科研和服务职责重新磋商。

就在《大学自治与责任法》颁布的前一年，另一项旨在改革法国科研体系的法案（《科研项目法》，Loi de programme pour la recherche）被颁布，通过削减国家研究机构的特权来将大学放到研究体系的中心位置，比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一方面，成立了一个研究委员会 (国家研究署, 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cherche) 来管理教育部和国

家研究机构运作的经费；另一方面，转由一个新成立的评价机构——科研与高等教育评估署（Agence d' Evalua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 l' Enseignement Supérieur, AERES）负责对国家研究机构里的研究队伍进行评估。与此同时，两位法国总统候选人都承诺大幅增加大学和科研活动的经费，并让大学成为法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角。

在这些有利的制度环境下，《大学自治与责任法》在萨科奇当选4个月后被通过。截止到2009年1月，20所大学执行了新法案，自行负责包括工资在内的所有财务事宜。其他的大学也都将在随后的几年里实施该法案。

### 雅各宾派重获影响

虽然很多人认为大学朝着更具院校自主性方向的转变已经实现时，但一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激进的雅各宾战线聚集在一起反对这场改革。在几个月之内，前面描述的那些环境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四起事件激起了示威和争论，迫使法国教育部长妥协，接受了部分倒退。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2008年秋天。当时正在制定一个法令，企图改变从1984年起实施的管理法国学术人员的法律，授予法国的大学及其校长管理学术人员的权力，但这引发了恐慌。举例来说，这个法令规定可以减少参与科研活动的学术人员的教学职责，但却只字未提完全投身于教学的学术人员。然而事实是，法国的大学是对高中毕业会考文凭持有者开放的，这使得法国的大学不得不面临大量的教学问题。

第二个事件是教育部推行了一项关于中学教师培训的改革，这立即引起了参与这项培训计划的学术人员和学生的严厉批判。学

生和学者结成了同盟，反对这项改革，而且这个同盟的活动十分活跃。

第三个事件发生在同一时期。2009年大学经费的分配中引入了一种新机制，将削减一些大学的经费，而教育部却在几个月里多次宣称法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经费之高是前所未有的。不但如此，教师岗位也被削减，以响应削减公务员岗位数量的政策。虽然对高等教育的压缩削减远未达到法国政府机关里实行的“每两名公务员退休只招一位新人”的规则，但这项政策仍引起了大学和大学校长们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这会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四个事件意想不到地成为了最后一根稻草：2009年1月22日，萨科齐总统发表演说，猛烈抨击了法国的科研成果，甚至有相当贬损的措辞。这个演讲使所有那些反对新法令、高中教师培训改革、经费削减、《大学自治与责任法》、科研体制改革或直接反对萨科齐的人们通通走上街头。

就在这个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由部分学术人员组成的左翼团体和抵制授权大学管理学术人员新法令的右翼法学教授形成了同盟。两个团体都要求给予法国大学委员会（CNU）相应的职责，让其每4年对63,000名学术人员的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活动进行评估。法国大学委员会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参与学术人员的管理，但从1992年起权力越来越少。在今年4月采用的最新版本法令里，限制了大学对学术人员管理的决策范围。

如果持续至今的抗议活动没有让政府作出进一步限制的话，新法令的实施和大学校长通过非正式途径扩张其正式特权的能力，肯定会在法国大学更加自治的道路上起到决定作用。

## 英国大学科研评估的影响

Michael Shattock

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访问教授

电子邮箱: shattock@he.u-net.com

2008年12月,英国宣布了最新、可能也是最后的大学科研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的结果;2009年3月,确定了划拨给大学的经费数额。之前的每一次科研评估(1986、1989、1992、1996和2001年)都列举了赢家和输家。这一次,除了常见的对各学科排名的关注外,对如何在经费分配中体现RAE的结果也有着激烈争论。

### 重构的工具

英国的RAE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科研评估一样,并不是一个与只能带来声誉的质量保证有关的评价。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RAE是一种资源配置方法,决定大学的经常性科研经费[来源于两个渠道:综合性拨款中的科研经费(“R”经费,约占总数的20%)和政府专业研究委员会下拨的科研项目经费]。在内阁办公室对所有政府机构掌握的研发经费进行研究之后,英国于1985~1986年引进了RAE。这一评价项目迅速发展成为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一项重要的重构工具,发现并在经费上奖励科研上取得成功的大学,惩罚那些不够成功的大学。随着这一科研评估的结果被引进大学排名,RAE能为长期重视科研的高校(科研密集型大学)带来声誉优势和利益。1992年的RAE与取消大学与理工学院二元制的法规一样,有助于加强一元系统中的等级,1992年后新建的大学一律排在了1992年前建立的大学之后。

### RAE的方法

继科研经费分配的宏观原则大讨论之后,对于如何衡量科研卓越也出现了激烈争论。从实行伊始,RAE就只对学科而不对大

学进行排名。大学排名和经费划拨都根据学科排名的综合结果。RAE排名是在大学提交的相关报告的基础上,由同行学科评价小组开展的。学校提交的报告是分学科进行的,包括科研产出(每个学术人员所列举的文章最多不超过4篇,以便评价小组能参阅)、一份科研环境的介绍(包括科研经费、从事科研的研究生数量等)和声誉指标。

RAE的具体细节和权重每次都不同。早期的RAE预设了大学为吸引更高的经费拨款,学校会提交所有学术人员的科研成果。然而,由于随后的资源划拨模式对科研表现较差的学校下拨的经费较少,因此大学减少了被评估学术人员的数量,只列出科研产出高的学术人员。因此,由于只提交了75%学术人员的科研成果,曼彻斯特大学在2008年获得了综合大学排名第6的成绩,而排名前十位的大部分大学都提交了约90%学术人员的成果。尽管基于统计的调查表明流言蜚语可能大大夸大了实际情况,但长期以来对RAE的批评之一是认为它助长了引进(“挖墙脚”)高水平科研人员以获得较高排名的风气(不可避免地导致学术职级和工资上涨)。

RAE不仅是一种重构的方法,而且是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学术人员可能根据RAE的实施周期安排其论文发表速度。学校聘用那些在RAE评估中有潜力的学术人员。大学的声誉与是否在RAE中成功密切联系在一起,排名较前的院系最能吸引研究生。能够成为RAE同行评价小组的成员,代表着个人的声誉良好,而一所研究型大学中没有参与RAE评估的那些教师,则意味着在学术上被判死刑,或至少要被罚承担大量教学工作。RAE结果公布之时,可能是校长、科研副校长和系主任工作能力被定

性之日。

## 2008年的RAE

在2007/2008年的RAE实施之前，人们对其结果就有很多设想，这也是为什么2008年RAE的评价结果会令人吃惊并激起许多争论的原因所在。与以前的7分制不同，2008年的RAE采用了5分制排名：4星为国际领先水平，3星为国际较高水平，2星为国际水平，1星为国内水平，以及未分类。2008年RAE第一次邀请了国际学者加入评估小组，共50人。RAE没有给出每一所大学的综合排名，而是给出每一学科的质量排名。根据2008年的定义，“国际领先”的院系需要本单位每一个学者都达到4星；而在2001年RAE中，5星院系（最高级别）需要其50%的学术人员达到“国际标准”。在2008评估中，只有1~2个学术人员达到4星的非研究型院系也会得到排名分数。

根据上述新规则，2008年的RAE要在更加分散（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分散地多）的大学中找出哪些学校卓越。在综合排名中，尽管前10名的大学（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帝国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曼彻斯特大学、沃里克大学、约克大学、埃斯科斯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与以前RAE的结果没有明显不同，但有些大学的排名上升了很多位（如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从46位上升到第11位、诺丁汉大学从35位上升到第24位），而另有一些大学的排名则大幅下降。被评为卓越的大学广泛地分布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3所1992年以后建立的大学，即赫特福德（Hertfordshire）大学、布赖顿（Brighton）大学和德蒙特福特（De Montfort）大学，第一次排在一些1992年之前建立的大学前。

排名结果在拨款方面引起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英国政府一直希望RAE的方法能与政

府的投资政策保持一致，即重点投入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STEM学科）研究的政策，以便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并且帮助维持英国在国际引用排名中的地位。然而对那些关注资源来源的大学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不同排名的奖励梯度以及划拨给每个学科的经费额度。卓越大学比以前的评估分布得更广，其中绝大多数为非STEM学科，这将导致固定预算的经费被进行理论上的再分配，不再资助主要的科研中心。因此，减少对排名较高大学资助经费的谣言四起。为解决这些难题，必须扩大固定经费的数额，同时把经费转投向STEM学科。因此在英格兰地区，2001年38所大学就可以共同分享90%的“R”经费，而2008年增加到48所，其中有25所大学是第一次享受“R”经费。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赢家和输家：尽管排名不错，但由于转而重点资助STEM学科，帝国学院失去了5%的“R”经费，伦敦经济学院失去13%的“R”经费；而在STEM学科具有优势的诺丁汉大学，其“R”经费增加了23%。

## RAE的未来

对上述问题，可能已经达成妥协。重点资助政策的拥护者可以将75%的“R”经费集中分给26所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得到25%以上的经费。而1992年以后建立的大学和许多在过气的大学工作的学术人员则可以宣称科研人才比以前分布得更加广泛了。不过，2008年的RAE提出了一些难以实现的愿景。另一个大问题是，作为RAE继任版本且更加以计量学为基础的新的科研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将更多地受到政府的支配，更不可能对所发现的各卓越中心进行奖励。

## 越南的高等教育战略：“硬件”需要“软件”匹配

Dennis C. McCornac

美国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 (Anne Arundel Community College) 经济学副教授

电子邮箱: dmccornac@aacc.edu

具有美德和才能的人是国家长存的根本：一个国家的实力和繁荣依赖于它的活力，当这一活力丧失时，国家也会变得衰败。这就是所有的圣主明君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即注意培养有才能的人、延揽文人雅士以发展这种活力。

——Nien Hieu Dai Bao, 1442

如果越南想要实现上述引文以及河内文庙 (Hanoi's Temple of Literature, 越南第一所大学，若干个世纪中主要的学习场所) 匾文中所提及的宏伟目标并保持这种发展道路，那么越南必须建立一个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

### 新的战略

最近颁布的《2009~2020 教育发展战略草案》(Draft Strategy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for 2009 - 2020) 提出了越南教育系统未来的目标。主要目标之一是在未来的10年里建立4所国际水准的大学，并确保其中至少有2所在2020年前进入全球前200名。这些大学都将是综合性的，提供采用越南语和英语授课的高质量教育，建设经费估计需要4亿美元。

草案提出的另一个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每万人中的大学生数为450人。这将极大提高当前的比例（每万人中有大学生180人），不仅需要高校的数量增加两倍，而且需要学生的数量翻两番。

为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越南必须大幅度改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质量必须得到解决并显著改善，以满足5%的本科毕业生具有相当于东盟其他国家名牌大学优秀毕业生所具备的能力这一目标。

### 变革的需要

众所周知，越南教育系统的质量很糟糕。国家教育与培训部虽然否认越南的教育改革处于停滞状态，但承认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因此，投入大量的资源建设国际水准的大学可以被看作是旨在撼动教育系统的重要措施。

### 自上而下的道路

建设一所或多所国际水准的大学以改革教育系统的政策，描绘了一种涓滴理论 (trickle-down theory)。涓滴理论包括为高收入群体和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或其他优惠方式等，以期最终使全民受益。

建设一所国际水准、拥有高水平教师、设施和学生的大学，可能将成为越南整个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块实验田。从这一模式得到的成功经验将推动其他大学加以仿效，从而使整个教育系统受益。

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学，其重要特征之一是这些学校能够不受国家教育与培训部的限制，具有自主权。正如弗拉基米尔 (Vladimir Briller) 近来提到的：“越南的课程是建立在教而不是学的基础上，即教育与培训部对教师教什么、而不是对学生学什么以及将来的能力做出规定。这是一个严峻的危机。”因此，自治意味着学校在课程、教师聘用与晋升、招生等方面不再受目前规章制度的约束。

### 自下而上的道路

自下而上或者草根式地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是指，通过合并中小型学院、改革大学的治理与财政、以及开展一项能激励大学进行内部改革的创新项目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量。然而时至今日，这种道路还没有被证明是成功的，主要是因为教育管理中的问题以及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风。

### 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软件”

在过去的3年里，越南已经创建了近100所高校。虽然建立更多的高校解决了“硬件”扩大的问题，但对于越南教育系统未来的真正讨论，应该聚焦于“软件”的严重短缺，或者说合格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在越南这个30岁以下人口占2/3的国家，高校正在努力应对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尽管教育规模扩大了，但教师的数量并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由于教师的薪酬不高，平均月工资仅为150美元，许多人转到了收入更好的职业，这给高校带来了严重的压力、不利于吸引新教师。

根据越南政府的数据，目前约有160万学生、5.3万多名教师，生师比为28:1。然而，为了实现2020年学生规模再增加450万、生师比保持不变的目标，必须聘用22万教师，平均每年新聘1.2万名教师。

由于目前师资短缺，教师们的教学负担很重。比如在河内的一所重点大学，教师的平均教学工作量比现行条例所规定的教学工作量高出162%。一些高校采取了聘用其他学校全职教师作为兼职教师或聘用只有学士学

位的教师承担大部分课程教学任务的做法。

师资短缺的问题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特别严重。尽管对“博士学位”这一概念存在误解，但相关数据表明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仅略高于10%。在越南，许多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国内获得该学位的人，其实际的水平从国际标准来看，仅达到本科毕业生程度。

### 对未来的希望

越南政府已开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让人们有机会在国内外高校接受研究生教育，虽然其未来10年内培养20,000名博士的目标不太现实。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似乎要依靠外部援助和教育合作来实施该计划。包括美国、瑞士、芬兰、比利时、法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目前正在提供相关的支持。然而由于资金对各方来说都是稀缺资源，因此最好是开设高性价比的教育专业，但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目前的培养方式是否具有经济效益。

毫无疑问，“具有美德和才能的人”是国家长存的根本。然而，如果要想在教育系统方面取得跨越式的发展，越南必须在“硬件”和“软件”方面采取合适的战略，以便培养出能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的毕业生。

## 阿联酋和分校淘金热

Kevin Schoepp

阿联酋萨伊德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Abu Dhabi Campuses of Zayed University) 副主任,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高等教育领导专业博士生

电子邮箱: kevin.schoepp@zu.ac.ae

阿联酋新兴的高等教育系统正在加速发展。阿联酋于1976年开办第一所大学,1992年设立高等教育部,到2000年才开始高等教育的许可和认证。很多外国高校已经在阿联酋开办了分校。这种几乎狂热的快速扩张给这个国家和学生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危害。

### 现有分校

从世界著名的迪拜到名不见经传的哈伊马角 (Ras Al Khaimah), 外国高校的分校遍布阿联酋这个小国。走市场导向道路的迪拜政府当然处在阿联酋分校运动的最前线。政府建立了两个教育自由区, 知识村 (Knowledge Village) 于2003年开始运行, 其后继者国际学术城建于2007年。园区提供设施和补助, 区内学校不受联邦高等教育委认证制度的制约。许多国际性大学被吸引到这场分校淘金热潮之中, 其中包括卧龙岗大学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埃克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Exeter)、圣彼得堡国立工程经济大学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 Economics), 密西根州立大学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所。哈伊马角酋长国 (Emirate of Ras Al Khaimah) 不甘示弱, 也建了一个教育自由区, 其中包括博尔顿大学 (University of Bolton)、普纳大学 (University of Pune) 以及时间稍长的乔治梅森大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分校运动的拥护者称, 在迪拜和哈伊马角建立的大量外国高校分校正在营造一种学术氛围, 其中一些分校正在向包括科学研究的综合化方向转变。但是, 正是在这两个酋长国里, 由于有限的政府支持和市场导向的道路, 分校运动

正在出现问题。

作为国际化的新型途径, 阿布扎比 (Abu Dhabi) 政府也开始积极寻找高知名度的国际合作伙伴。和其他酋长国不同, 阿布扎比在资助和管理分校的过程中更加有计划, 更严格审慎。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 人们认为阿布扎比具有资助分校的财力。目前最主要的两个合作方是纽约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阿布扎比政府最近赠给纽约大学5,000万美元, 以此兑现在首都开办一所分校的承诺。巴黎索邦大学的分校也得到了政府的资助, 政府会为其建造一个著名的地标性建筑。要在阿布扎比开设分校的最新候选学校包括牛津大学和布林莫尔 (Bryn Mawr) 学院——一所美国女子文理学院。然而, 并不是所有在阿布扎比建分校的提议都获得了成功。虽然有充足的财政支持, 但由于对所授学位的争论, 耶鲁大学2008年放弃了开办一所文学院的计划。阿布扎比所采用的精心挑选学校的模式是否比哈伊马角和迪拜所采用的市场化的方法更有效, 还有待观察。虽然阿布扎比资金充裕, 但在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和石化收益降低的时期, 资金也可能到达极限。

### 关门停办

南昆士兰大学的分校在开办一年之后, 于2005年被关闭, 成为这场分校淘金热中第一个牺牲的名校。随着乔治梅森大学的分校在开办三年之后宣布关闭, 阿联酋整个分校产业被蒙上了阴影。最新统计显示, 在阿联酋这个人口仅有450万的国家里, 有超过55所大学。不但如此, 通览这些学校开办的专业就会发现, 太多的院校都指望以美式MBA教育打入已经过度拥挤的市场, 比如普纳大

学。人们开始质疑这些高校的动机，质疑它们到底是不是真心来帮助这个国家发展，尤其是在学校停办的时候。主校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通常是建立分校的一大诱因。

阿联酋的那些分校不断地把自己描绘成为国奉献的形象，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要，并且懂得如何在这个地区取得成功。但事实上通常是高估了入读学生的数量、今后的增长潜力和当地学生的语言水平。例如，乔治梅森大学在开办之初预计有将近 200 名学生，但实际收到的不到 40 人。巴黎索邦大学分校的发展也很慢，在开办三年之后仅有 235 名本科生，1 名硕士生。

分校一开办就遭遇了挫折，来报到的学生数目很少，而出人意料的是，其中大部分都是冲着语言培训项目而来的。如果把报到的学生数公之于众，学校反而会以此作为为学校辩护的证据，声称学校坚持高标准，为有利于学生 and 这个地区，以虽然缓慢但却稳定的速度发展。密西根州立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最近都发表了这样的声明。由于太多的高校都开办了分校，生源大战就变得愈发激烈，学校招不到预期数量的学生。分校（不良）的财政状况逐渐开始蚕食初期的愉悦，正是这种愉悦导致了不幸。在建立分校之前，曾经承诺分校既不会受利益驱动，也绝不会耗尽主校的资源。

由于交纳学费的学生是分校建立的基础，扩大招生的压力也在增加。给予分校资助的外国合作伙伴可能会因为损失持续增加

而迫使分校努力提高招生数量。但是，分校需要保持其录取标准，以备富有批判精神的教师和校本部所在的地区认证机构认证。最终，在不断扩大的债务和糟糕的招生情况的压力之下，这些分校注定会成为历史。

主校的管理层认为，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让分校的关闭不可避免（例如，与难缠的合作方之间争执、全球经济危机等等）。南昆士兰大学和乔治梅森大学分别提出了这样的理由。这场失败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而是被迪拜的光环所蒙蔽，或者害怕错过这场分校淘金热。它们带着给当地人民抛去橄榄枝的信念进行了伟大的尝试，不料竟被不可抗拒的力量制止了进程。对于学生虽然付出了几年的时间和大笔的金钱却没能得到机会实现不出国门就获得外国认可的学位，它们深感歉意。

### 结束语

阿联酋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分校现象的爆发。和其他淘金热一样，分校的仓促扩张带来的成功很少，失败很多。虽然乔治梅森大学是至今为止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中最有名的，但它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些失败的案例引发了该地区的反思。人们疑虑重重，学生们吃尽苦头，阿联酋的高等教育反而比开放国门以前更加糟糕。

## 土库曼斯坦：修复几十年的破坏

Martha Merrill

肯特州立大学高等教育学副教授，于1996~2001年从事吉尔吉斯斯坦大学改革问题的研究

电子邮箱：mmerril@kent.edu

直到独裁者萨帕尔穆拉德·尼亚佐夫(Saparmurad Niyazov)2006年12月21日去世，土库曼斯坦在之前的18年里都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然而，2008年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备核查显示，其可利用天然气的数量远远超出大部分观察家的预测，可以让土库曼斯坦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天然气资源国。由于全球各地的能源交易和消费十分旺盛，如此大的储量赋予了土库曼斯坦极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当然前提是天然气能卖到国外。然而，这么做会使得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可能超出了土库曼斯坦人能想到的范围。新任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imukhammedov)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重组社会时，面临诸多挑战和选择。高等教育就是一个关键的领域。

### 尼亚佐夫时期：大量破坏

在尼亚佐夫时期，土库曼斯坦的教育体系受到了严重损害。正如国际危机组织中亚地区前任主任大卫·路易斯(David Lewis)所言，“土库曼斯坦是极少数几个蓄意用削减教育的政策来制造政治顺从和教育落后的国家之一”。尼亚佐夫把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时间从10年削减到9年，这样就保证了不会有人接受完当地的教育后出国接受高等教育。由于学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背诵《心灵的书》(尼亚佐夫对土库曼历史和土库曼人美德的古怪看法)，而且还要定期在校外协助采摘棉花长达数周甚至几个月，他们实际学习的时间不足九年。大学学习从5年缩短到2年，在授予学位之前必须完成2年的实际工作。国家取消了对国外学历的认可，这意味着学历的持有者在土库曼斯坦不能从事自己专业的工作。提供研究生教育的科学院和其他研

究机构也被关闭。因此，能成为大学教师的那些人只接受过11年的教育，而且其中很多还是教条主义教育。

此外，尼亚佐夫还直接干预大学的治理。他曾亲自任命校长和副校长，并设定大学的招生人数。在他统治时期，大学的招生数量被大大缩减，还达不到苏联时期的一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大学兜售入学资格和学位。大多数学校和大学必须用土库曼语进行教学，甚至对那些俄罗斯或者乌兹别克斯族也是如此。

上述行为非但在尼亚佐夫执政时期危害教育，还影响到了未来的教育。在这个时期入学的人们难以胜任向下一代教授全球一体化的21世纪所需要的技能。

### 改革正在进行，但是...

由于尼亚佐夫时期对教育体系的破坏以及其他形式的镇压，在2006年尼亚佐夫逝世时，土库曼斯坦的观察家们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尼亚佐夫的继任者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承诺进行改革，虽然一些改革已经开始，但仍然需要大量的改革，尤其是在教师培养和信息获取方面。

最近两年的改革包括把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时间恢复至10年，把高等教育的时间恢复至5年(即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还废止了要获得高等教育文凭就必须工作两年的规定，然而这个规定已经在年轻一代的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在2009年3月哈里曼研究所(Harriman Institute)来访时的学生提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学生经常问工作经历是否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条件。全国大一新生的名额增加了825个，但是入学需求超过了容量的5倍。根据教育部的估计，去年有

20,000人竞争4,000个大学入学名额。

### 缺乏资源和教师

然而，恢复教育年限以及增加新生名额，让缺乏教材和合格教师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尤其是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另外，大学还宣布开设新的专业，从国际法到汉语言都有，虽然教授这些学科的资源 and 师资还不具备，尤其是大多数学生只会说土库曼语。由于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或者由于政治上过于谨慎，现在的教师无法培养学生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例如，当一位来自巴纳德(Barnard)的政治学专家和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法学教授给一个礼堂的学生和教授讲解许多机构用来评估商机的全球排名系统，以及土库曼斯坦销售天然气需要加入的全球法律协议时，一位老教授起身回应了两位教授，他说，这些观点虽然非常有趣，但在土库曼斯坦行不通，因为所有的国际贸易只需经过总统批准而不需要其他条件。

此外，尽管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2007年

6月12日签署了一项恢复科学院的法令，但是它到底怎么运作还处于争议中。如果没有科学院和其他研究院，在新近再现的5年制大学教育以上就没有更高的教育了，对未来教师也就没有研究生阶段的训练。现任总统还命令教育部起草一份决议，对国外的证书如何在土库曼斯坦生效提出建议。对出国留学的限制已经有所放松，据报道已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然而，由于先前实行的9年制初等和中等教育，这些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几乎都必须从预科开始。

### 仍然存在大量的问题

虽然土库曼斯坦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可能正确，但这些措施并不足以让这个国家提供能在世界舞台上和各国交流互动的毕业生。国家的发展需要更加全面的改革，包括对教师培养、研究生教育和学术自由等问题的大量关注。

## 新书简介

**Blum, Susan D. *My Word! Plagiarism and College Cul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0 pp. \$24.95 (hb). ISBN 978-0-8014-4763-1. Web site: [www.cornellpress.cornell.edu](http://www.cornellpress.cornell.edu).

在对美国顶尖大学 234 名本科生访谈的基础上, 该书重点研究了学生对剽窃和学术工作的界定。作者发现, 在网络时代和面临学术生活压力的情况下, 对于剽窃的界定并不清晰, 学生不清楚剽窃的含义。剽窃在不同的文化中定义可能不同, 它并不是一个硬性单一的概念。

**Chachage, Chachage Seithy L., ed. *Academic Freedom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Academics in Tanzania*.** Dakar, Senegal: Council for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2008. 94 pp. (pb). ISBN 978-2-86978-243-3. Web site: [www.africanbookscollective.com](http://www.africanbookscollective.com).

该书是一本有关非洲国家学术自由的论文集, 对学术人员的社会职责、高等教育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影响、大学作为研究场所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对坦桑尼亚进行了深入研究。

**Cross, John G., and Edie N. Goldenberg. *Off-Track Profs: Nontenured Teachers in Higher Educ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9. 192 pp. \$30 (hb). ISBN 978-0-262-01291-1. Web site: [www.mitpress.mit.edu](http://www.mitpress.mit.edu).

在美国, 新的大学教师中有一半以上不是“终身教职”。有的是合同聘用, 有的是兼职教师、讲师或者其他。本书对美国一小部分研究型大学进行了个案研究, 发现在这些大学里传统的聘用方式正在受到保护。作者批评了美国当前的趋势, 认为大学教师的聘用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Dale, Roger, and Susan Robins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European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Oxford, UK: Symposium Books, 2009. 264 pp. \$56 (pb). Web site: [www.symposium-books.co.uk](http://www.symposium-books.co.uk). ISBN 978-1-873927-90-8.

书中的论文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欧洲进行了分析, 重点研究了公私立高校的合作、欧洲框架下高等教育的竞争力、语言和教育、知识分子的角色等问题。

**Geiger, Roger L., ed. *Curriculum, Accreditation, and Coming of Age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9. 166 pp. (pb). ISBN 978-1-4128-1031-9. Web site: [www.transactionpub.com](http://www.transactionpub.com).

作为高等教育史系列丛书的第 27 本, 该书完全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问题, 而且仅仅关注美国。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中等和高等教育的衔接、美国内战之前南部学生的写作等问题。

**Hanson, Mark. *Economic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57 pp. (hb). ISBN 978-0-415-77116-0.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http://www.routledge.com).

该书对国家发展中知识转化的作用, 尤其是教育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并将墨西哥和韩国作为个案进行了专门研究。

**Heller, Donald E., and Madeleine B. d'Ambrosio, eds. *Generational Shockwav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8. 191 pp. (hb). ISBN 978-1-84844-049-4. Web site: [www.e-elgar.com](http://www.e-elgar.com).

在美国，“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二战后出生）与年轻一代之间的差异正给美国社会带来许多变化。本书对这一代际转变进行了研究，因为它影响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该书重点研究了新一代大学生的学习态度、“婴儿潮”时期出生教师的大量退休以及新教师的影响。

**Knight, Jane, ed. *Financing Access and Equity in Higher Education*.** Rotterdam, Netherlands: Sense, 2009. 235 pp. \$49 (pb). ISBN 978-90-8790-766-2. Web site: [www.sensepublishers.com](http://www.sensepublishers.com).

该书以国际视野对财政问题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和公平进行了多方面研究，讨论的主题包括肯尼亚、东南亚、波兰和韩国的高等教育私有化、英国的高校补助、巴西的社会融入政策和阿曼的高等教育扩招。

**Lipson, Charles. *Succeeding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375 pp. \$17 (pb). ISBN 978-0-226-48479-2. Web site: [www.press.uchicago.edu](http://www.press.uchicago.edu).

作为一个留学美国和加拿大大学的指南，本书提供了有关学术生活的信息和相关见解，对大学文化、校园生活、住宿以及社会问题处理等进行了探讨。

**McKelvey, Maureen, and Magnus Holman, eds. *Learning to Compete in European Universities: From Social Institutions to Knowledge Busines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9. 273 pp. \$160 (hb). ISBN 978-1-84844-001-2. Web site: [www.e-elgar.com](http://www.e-elgar.com).

该书分析了欧洲大学如何更加适合竞争与创业。讨论的问题包括大学进入精英行列的战略、体制变化与竞争、技术转化问题、大学与跨国公司的合作、为创造知识经济而

进行的大学转变等。

**McMahon, Walter W. *Higher Learning, Greater Good: The Private and Social Benefits of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415 pp. \$45 (hb). ISBN 978-0-8018-9053-6. Web site: [www.press.jhu.edu](http://www.press.jhu.edu).

该书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经济学家，他认为高等教育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因此社会应为其提供持续的、日益增多的财政支持。美国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数据，都支持作者的这一观点。作者认为，各国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时，应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出发，这一视角强有力地支持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

**Pan, Su-Yan. *University Autonomy, the State,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264 pp. (hb). ISBN 978-962-209-936-4. Web site: [www.hkupress.org](http://www.hkupress.org).

将中国的顶尖大学——清华大学作为个案，作者分析了大学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清华大学是一所重点大学，书中通过清华大学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自治权的故事，说明了大学在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发展和作用这一重要问题。

**Paradeise, Catherine, Emanuela Reale, Ivar Bleikie, and Ewan Ferlie, eds. *University Governance: Western Europe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9. 322 pp. €103.74 (hb). Web site: [www.springer.com](http://www.springer.com). ISBN 978-1-4020-8637-3.

本书分析了政府强制实施“指导（steering）”机制后，西欧大学在结构、治理和管理上的变化，包括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士、英国的个案研究，重点分析了国家之间的差异。

#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Vol. 2, No. 3, September, 2009

#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56, Summer 2009,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 International Trends

Higher Education in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	69
Measuring Learning in a Globalization Era .....	71

## South Asian Developments

Indian Higher Education: Time for a Rethink .....	73
India: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Open Door .....	75
Pakistan: How Greed Ruins Academia .....	77

## Latin America

Public Funding of Lat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	79
Student Quotas in Brazil .....	81
University Co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83

##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Polish Semielite Private Institutions .....	85
Iran's Giant Semiprivate University .....	87

## European Trends

Seeking Autonomy: French Universities Against the Jacobins .....	89
The Impact of the UK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	91

## Countries and Regions

Vietnam: Hardware Needs Software .....	93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the Branch Campus Gold Rush .....	95
Turkmenistan: Fixing Decades of Damage .....	97

New Publications .....	99
------------------------	----